



## 中国精神中国梦 系列随笔之三

# “中国梦”，谁的梦

如果能以勤勉诚实的努力就有机会争取自我幸福的人生，或许才不枉“梦想”之名。唯有无数个个体梦想的自由闪现，民族的“中国梦”才不会最终迷失。

□ 徐瑾(《中国经济怎么了》作者)

中国很大，梦想则可大可小。按照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说法，“中国梦是民族的梦，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。”他就任宣言中九次提及“中国梦”，正因如此才使“中国梦”近期在官方媒体中极度流行。

“中国梦”的提出离不开其时代经纬。从习主席的定义来看，“中国梦”首先是民族梦，对应着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救亡主线，对不少富于民族情感的国人来说，这也是“中国梦”首先从内心唤起的情结。

以民族屈辱为底色，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。体察中国历史颇多的外交家基辛格曾经把1860年形容为中国由盛转衰的决定时期，他曾如此形容彼时中国社会的两难处境：“中国虽是一个弱国，但又以镇抚四海的帝国自居，因此，中国社会的改革步履维艰。”

也正因此，恰恰是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，为随后多次政治运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。在灾难与辉煌的双重变奏之中，一个个中国人的梦想从来离不开民族整体的际遇，个体的命运往往随

着历史而流转颠簸，无论大江大海还是一枝一叶。

回望这条艰辛的民族救亡之路，中国知识界也曾有过深刻思考。“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”所带来的冲击，不仅是物质层面的，更是冲击了安身立命的信仰与文化。两难之处在于，或许只有在救亡之后才能启蒙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李泽厚就提出“救亡压倒启蒙”的命题，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段时期，民族救亡以其无可争议的正义制高点成为最紧迫的任务，而现代化启蒙并未彻底完成。这一未完成的任务，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中国随后选择的道路充满颠簸。

习主席提到“每个中国人的梦”，这多少有点类似于美国人詹姆斯·亚当斯的“美国梦”：“如果要让美国梦成真并长伴我们，那么这件事归根到底将取决于人民自己。”事实上，“美国梦”这个词进入美国流行文化是在1931年，正是亚当斯在当年创作了《美国史诗》，激励了一代失落美国人的心灵。

所谓“美国梦”，其本质在于机会平等之下的个人奋斗。有趣的是，当下美国国内有声音抱怨美国行进在错误道路上，“美国

梦”辉煌不再时，中国却无比真切地正在上演新的“光荣与梦想”。回顾三十余年由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转型，经济学家张五常盛赞这是“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”，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赞同这一论断，并且认为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“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”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。

回头来看，改革开放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自由，更多的人可以去争取自身的个体幸福，恰是在这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努力中，“中国梦”无比真切而立体地呈现出来——这反而是之前历次宏大政治运动所没有达到的。或许，唯有无数个个体梦想的自由闪现，民族的“中国梦”才不会最终迷失。

对于每个人，生活是如此步步紧逼而不可逃避，社会转型的种种重负最终都会加诸于末梢的家庭。如果能以勤勉诚实的努力就有机会争取自我幸福的人生，或许才不枉“梦想”之名。

我最近在微博提问，“你的中国梦是什么”，已经收到很多回复。有网友在留言，“中国梦”是个巨大的瓶子，想往里装什么都可以。在“自由”、“公平”、“全球化”等宏大回答之外，也有人很具

体地回答：“能够享受公平的市民待遇”、“梦想是每天早起，能悠闲地吃完早餐，上班途中刷微博没有满屏的闹心事”、“没有小孩受饿，没有小孩读不起书，少点污染”等等，当然，更有人表示不需做梦，不说梦话。

历史的巧合甚至与惊愕一样多。八十多年前，在亚当斯勾勒“美国梦”精神形貌之际，中国也曾经发起一场“中国梦”的大讨论，一百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做了一场“中国梦”，其答案百人百态。来自实业界的穆藕初先生如此言说：“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。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，选拔真才，澄清政治。官吏有贪污不法者，必须依法严惩，以肃官方。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(工人当然包括在内)，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。合而言之，政治清明，实业发达，人民可以安居乐业，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。”

这一言说曾经被遮蔽，但是如今仍旧醒目。八十年时光轮回，或许那个梦想是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是，中国已经今非昔比，中国梦也步入从民族到个体的转变。如果真正的“中国梦”关乎每个国人，那么必然触手可及。以中国之大，能否安放得下你的一隅梦想？

### 名家“半月谈”

## 现代文明视野下的“中国梦”

□ 宋雄伟(国家行政学院讲师)

世界几千年的风云变幻，历经沧桑，最终殊途同归，形成了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和共识。“民主、公正、平等、幸福、自由、法治”成为世界各国追寻的共同价值和目标。而每个国家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，也都走过不平凡和独具特色的道路。

“中国梦”所追寻的同样是“民族梦、民主梦、法治梦、幸福梦”，这些与现代文明的价值取向是高度统一的。而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，实现“中国梦”要求我们选择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。

“中国梦”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民族梦”。1840年，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，中华民族从此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苦难和悲痛。在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设时期，一大批仁人志士，为建立一个独立、富强、民主的新中国，前仆后继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梦想的强大威力。

“中国梦”是社会主义建设的“民主梦”。民主是一种价值诉求，是让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障，是充分发挥现代公民精神的治理工具。民主的本质是监督和制约权力，保障人权，实现人的全面、自由和可持续发展。毋庸置疑，民主是现代文明一个很重要的标志，而世界各国实现民主的方式和路径各异，民主本身的发展、成熟和完善同样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。中国需要在总结历史和经验的基础上，持之以恒地探索和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实现方式。

“中国梦”是“法治梦”。从人治走向法治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，依法治国是最符合科学规律的国家治理方式，它为国家和国家的发展提供规则，保障发展的有序性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，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。公平正义是法治的精神内核，是法治之所以成为法治的生命之源。

“中国梦”是“幸福梦”。幸福梦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，老有所养，病有所医，学有所教，劳有所得，住有所居。幸福梦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享有平等感，不仅仅是结果平等，更为重要的是享有平等发展的机会，在发展机会中满足每一个中国人自我实现的需求，为每一个中国人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条件，创造环境、创造氛围。幸福梦需要政府尽快转型为创新政府、廉洁政府、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，真正为实现老百姓的个人梦提供坚实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保障。

现代文明是人类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，在不断实践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，具有共同性。而实现“中国梦”，则需要我们凝聚智慧，在总结历史经验和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去实现。
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)

编辑：徐静

# “中国梦”与民族精神自觉

一个人须立志，才能走得远；同样，一个民族也必须心存高远志向，才能具有远见和持久而坚韧的力量之源。对于一个民族而言，梦想是认同感的基础，是凝聚力、向心力、软实力的来源。分享共同的梦想，才能使所有民族成员走到一起。

□ 何中华(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“中国梦”是中华民族的梦想，它浓缩着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，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屈辱与苦斗、求索与期盼，寄托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光荣与梦想。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，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，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，以至于到今天的改革开放，我们这个民族走过了一条百折不挠的崎岖之路，一条救亡图存的奋斗之路，一条悲悲壮又自强的胜利之路。其中，离开若干代先进中国人的梦想引导，我们就不可能一路走来。

中国文化的秘密，就在于它能够历久而弥新。就像《诗经》所言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。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大都消失了，如古巴比伦、古埃及、古印度，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，其中的奥妙何在？中华民族自古就有“天下为公”的“大同理想”，有“嫦娥奔月”的神话传说……这些文化梦想并非“水中月”、“镜中花”，实则负载着我们这个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希望与向往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力量、精神的动力。它无疑是一笔无形的财富，是一种拯救的契机，正是它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在上下五千年起伏跌宕的历史命运中得

以延续和发展。

洋务派有实业救国的“强国梦”，但被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击碎了。梁启超呼唤“少年中国”的降生，意在唤醒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。严复也曾提出“开民智、鼓民力、新民德”的口号。孙中山先生当年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，他的遗嘱是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”，其梦想是“唤醒国民性”。

青年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，拿起了笔？说到底就是为了拯救国民的灵魂。他意识到，一个思想沉睡、灵魂麻木的民族是没有救的，单靠身体的强健并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屈辱命运。正因此，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无不首先强调民智的开化。鲁迅赞赏道：“我们自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作为“中国的脊梁”，这些人无不具有执着追求和梦想的人。

现代化是晚清以来中国人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，是中华民族自我拯救的梦想之所在。然而，中国的现代化是“被现代化”，其带来的一个后果，就是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迷失。这一特定历史语境注定了我们的现代化，就像美国学者布拉克所说的那样，是“防御式的现代化”。它给我们造成了一个迄今难以打开的“爱憎情结”：对于本土文化而言，我们是“哀其

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是“爱之深，责之苛”，这可以说是因“爱”而“憎”，是“恨铁不成钢”；对于外来文化而言，我们则试图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，如魏源所言的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，可谓因“憎”而“爱”。西方的现代化没有我们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文化阵痛，因为它不是断裂，而是“寻根”。但是对于我们而言，就不仅有一个时代维度的问题，还有一个民族性维度的距离。

自1840年以来，迄今大约170年的时间，让我们这个民族魂牵梦萦的究竟是什么？不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吗？但是，从“现代化”到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”，尚存在一个转变，即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。晚清以降，西方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，打开中国的大门，使中国陷入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及其带来的挫折感和失败感，造成了文化自信的缺失。这无疑是孕育“全盘西化”论的历史语境和温床。

我们甚至出现了文化上的“自我殖民化”，也就是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文化，以至于自我贬低、自我戕害。例如原本就是为同胞准备的产品，其说明书用的都是洋文，就是不用中文，其中折射出来的文化心态耐人寻味。“自我殖民化”使人们总是心甘情愿地用外来的强势文化把本土文化格式化。这种文化的自卑甚至自虐，是

民族自我意识的丧失，是一种深度的文化自我迷失。其实，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，这是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进程中陷入的一个误区。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，逐步去西方化，才是所有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必须面对并完成的现实任务。

马克思说得好，人的解放就是把原本属于人的归还给自己，解放的目标不过是人的自我复归罢了。中华民族的历史解放，也就是文化理想的实现，离不开对文化意义上的自我的重新发现，这无疑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自觉活动。离开了这种自觉，就不可能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。在文化意义上发现自我、实现自我的过程，正是中华民族梦想成真的过程。诸葛亮说：“志当存高远”。一个人须立志，才能走得远；同样，一个民族也必须心存高远志向，才能具有远见和持久而坚韧的力量之源。对于一个民族而言，梦想是认同感的基础，是凝聚力、向心力、软实力的来源。分享共同的梦想，才能使所有民族成员走到一起。

因此，“中国梦”成为唤醒民族精神自觉的契机和动力，它使我们的民族拥有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力量。诚然，要想梦想成真，一点儿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伟大历史复兴，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脚踏实地、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努力。